

文献综述：Talmy六要素理论视角下英语动物复合名词的语义转化机制

史隆悦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 绵阳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10日

摘要

英语动物复合名词是指以动物名称为核心词素，通过合成、派生、转类等构词法形成的词汇单位，其核心特征是对动物相关语义的形象化投射和认知整合。作为承载文化内涵与认知逻辑的特殊语言单位，其语义转化机制是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义学的交叉研究热点。Talmy运动事件六要素(图形-背景-动作-路径-方式-原因)框架为解析该类复合词从具体事件到抽象意义的转化提供了系统性认知工具。本文以Talmy六要素框架为核心，先概述英语动物复合名词及Talmy相关理论，再评述国内外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指出英语动物复合名词语义转化动态过程的研究尚有不足。现有研究已初步验证该理论在词汇层面的适配性，但英语动物复合名词的六要素互动逻辑与语义转化认知路径仍需系统厘清。

关键词

Talmy六要素，英语动物复合名词，语义转化

Literature Review: The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my's Six-Element Theory

Longyue Sh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Received: April 17, 2026; accepted: June 1, 2026; published: June 10, 2026

Abstract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refer to lexical units formed by means of composition, derivation,

and conversion with animal names as the core morpheme, whose core feature is the figurative projection and 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nimal-related semantics. As special language units carry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gnitive logics, their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are a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hotspot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exical semantics. The Talmy's six-element framework of motion events (figure-background-action-path-manner-causation)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gnitive tool for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ch compound words from concrete events to abstract meanings. This paper takes the Talmy six-element framework as the core,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 summarizes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and the Talmy framework and related cognitive auxiliary theories, then reviews the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e gaps such as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d the unclear dynamic process of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existing research has initially verified the adaptability of this theory at the lexical level, but the six-element interaction logic and cognitive path of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still need to be systematically clarified.

Keywords

The Six Elements of "Talmy", English Animal Compound Nouns,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

1.1. 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地位

Leonard Talmy 作为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其两卷本《认知语义学》奠定了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基础,核心贡献在于提出运动事件六要素框架与语言类型学区分,即将语言二分为卫星框架语和动词框架语,其中英语属于卫星框架语。在 Talmy 理论提出之前,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分别基于“唯心论”和“非人本论”建构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Lakoff 批判了两者的观念,并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建立认知语言学,其强调语言的体验性,但未能上升到“唯物论”的高度来开展讨论。之后 Talmy 提出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为该领域提供了全新视角——概念结构化系统(构型结构、注意力、力动态等图式)揭示了语言组织概念的底层认知逻辑,六要素(图形 Figure、背景 Ground、动作 Motion、路径 Path、方式 Manner、原因 Force)框架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对运动事件的表层描述,深入揭示了语言编码背后的认知机制,为解析复合词语义转化的认知路径提供了统一框架,对语义学、句法学、类型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1]。近年来,国内李福印在 2015 年中国外语上所发表的《Leonard Talmy 的语言哲学思想》¹,王寅 2022 年至 2025 年《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一体认语义学刍议》²、《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一体认语义学刍议(之二)》³、《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一体认语义学刍议(之三)》⁴分别对 Talmy 理论进行了哲学思想的阐释和理论的实践发展[1]-[4],继续传

¹<https://link.cnki.net/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5.06.007>

²<https://doi.org/10.12002/j.bisu.408>

³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wdP5rvnYoIzBsB8U4-UjBIvWgKAN0Q8T5q6uYsWaSTIH3C2vBKZYdx2KysDgnv-6JDFRxo_VQE_9qO2_fzbnui9EHDVILYX8akQ_4FvY3AcizLpFciOgiUqIOawvK-6V6COTKWxc0zUj7rj_i1JwCIYzu-kwtw59qrN9YmBSCJ2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⁴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wdP5rvnYoIzf_KEtshLNBkmz1FnbCitHWTXJWUFeze4cUm93lxRSZv_v1XkhhwWWLji-PsbeUiZSuFidXEeZvU2_PVR8b9Dn9X1rsoR3DfMioiyRw-vEzO10F2q8pDbxWwg200Drki_jSN4jJPFZiI9o45rCHyjKWYGDdx-OPCXMs=&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承了 Talmy 的认知理论。

1.2. 英语动物复合名词的研究价值

英语动物复合名词是指以动物词为核心构成成分(如 wolf、sheep、bull 等),通过合成、派生、转类等复合构词法形成的词汇单位(如 piggyback、bookworm、wolf-in-sheep's clothing、bull-in-a-china-shop、bird-on-a-wire 等)。这类复合词兼具词汇的凝缩性与语义的隐喻性,语义是可分析的[5],并且其语义并非构成成分的简单叠加[6],而是通过认知加工实现从具体动物相关事件到抽象概念的转化[7][8]。其核心特征在于将动物的形态、习性、品性等特征投射至人类、事物或抽象概念域,实现语义转化[9][10]。由此,动物复合名词的语义转化既体现了人类对实践生活的具身体验,动物习性的认知概括,又反映了语言编码的认知经济性原则,是研究认知与语言互动关系的理想载体。

1.3. 语义转化机制的研究缺口

现有研究多从概念隐喻[6][11]-[17]、复合空间理论[18][19]、体验哲学[20]等角度分析英语动物复合词的语义构建和生成,但较少有认知角度的动态探索。根据 Talmy 六要素框架理论,未来研究可以以系统性探究解释语义转化机制为核心问题,即英语动物复合词如何通过六要素的选择性编码、互动与重组,实现从具体运动事件到抽象意义的延伸。因此,基于 Talmy 六要素认知视角聚焦英语动物复合词的语义转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填补与深化价值。

2. 理论概述

2.1. 语言类型学区分: 卫星框架语与动词框架语

Talmy 根据路径要素的编码位置,将语言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词框架语,其核心特征是“路径”被词汇化进主要动词中,如汉语、日语、韩语等。另一类是卫星框架语(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动词主要承载方式、状态等要素,路径由卫星成分(介词、副词、词缀等)编码,英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这类语言类型的特征为:“路径”通过“卫星”来表达,而“方式”和“原因”由“动作”来表现,“卫星”词通常指任何与动词词根关联的语法成分,可以是介词小品词,如 in, on, out, up, down 等。如“run into the room”中,“run”表方式,“into”表路径。英语作为典型卫星框架语,Talmy 将其理论扩展至复合词研究,并提出语言单位组合的普遍性规律[21]。

2.2. Talmy 运动事件六要素框架

Talmy 将运动事件定义为“图形相对于背景的移动或定位”,其核心由六大概念要素构成,各要素的定义与功能如下:

图形(Figure): 被聚焦的移动或定位实体,是事件的语义核心。背景(Ground): 图形赖以定位的参照实体。动作(Motion): 图形与背景互动的动态过程。路径(Path): 图形相对于背景的空间轨迹或属性关联,卫星框架语中多由介词、副词等卫星成分编码。方式(Manner): 图形执行动作的具体样式或策略。原因(Cause): 图形发起动作的触发因素。

Talmy 认为复合词的认知动因在于“词汇化条件”(Lexicalization Conditions)和“形式特征”(Formal Characteristics),复合名词的能产性依赖于词的开放类组合,而形容词复合词则通过词素的组合形式实现语义融合[22]。并且英语的词汇化是[移动 + 次事件]([Motion + Co-event])范式的典型之一,这六要素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原因驱动方式、方式关联路径、路径依托背景”的逻辑链互动,形成语义生成的核心机制[23]。因此,英语动物复合词可试图根据 Talmy 的卫星框架语理论与六要素编码逻辑解释:

以动物词素为图形(Figure)和路径(Path)编码载体、其他成分作为背景(Ground)的词汇化单位,其语义生成依赖六要素的选择性激活与互动整合。

3. 复合词的定义和分类

近一二十年以来,有很多研究基于构词形态与语义的多维度定义对复合词下定义、作分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Benczes, R.认为复合词是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过程实现语义创新的词素组合,核心特征是构词成分间存在基于相似性(隐喻)或邻近性(转喻)的语义关联,而非单纯的字面叠加[24]。Lieber, R.等认为,复合词是跨语言普遍存在的词汇构建形式,定义需满足多维度约束:语音上具有独特重音模式,句法上具有不可分割性,语义上具有非组合性,形态上是词干和自由词素的组合[25]。林正军、杨忠认为复合词是由两个及以上自由词素组合而成的词汇单位[14],复合词是情景化的语义复合体[26],语义层在词汇语法层的非自然选择[17],由基础词素(自由词素)组合而成的多词素词汇单位[27]。动物复合名词定义为“由‘动物类名+动物小称’构成的复合名词”[28]。以下列举各研究对复合词的分类,见表1。总之,复合词的本质是“形态-语义-认知”三维互动的产物。

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mpound words in various studies

表 1. 各研究对复合词的分类列举

研究者	分类
Benczes, R.	按隐喻/转喻的作用对象与方式分类(14类): 隐喻主导型(5类)、转喻主导型(5类)、隐喻——转喻协同型(4类) [24]
林正军, 杨忠	按构词的认知特征与语义透明度分类: 纯复合词、半字面复合词、字面复合词[14]
Lieber, R., & Štekauer, P.	按中心性: 向心复合词、离心复合词 按句法关系: 从属关系型、修饰关系型、并列关系型 按形态类型: 孤立语型、黏着语型、屈折语型 按词类: 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25]
周先武	按框架元素与事件框架分类: 框架元素、事件框架、语义关系[26]
徐正考, 张焯	按构词法历时演变、按语义关系、按语素关系[28]
王志娟, 彭宣维	按经验隐喻的转移类型分类: 类转移(28类)、级转移(2类)、传统词汇隐喻(4类) [17]

所以结合 Talmy 卫星框架语的核心特征和复合词的本质,研究可试图以 Talmy 六要素框架为核心分析工具,构建“要素编码→认知投射→语义生成”的整合分析模型,实现“图形-路径-背景”的语义关联向抽象域投射,试图得出动物复合词的最终意义是六要素互动与认知投射的协同结果。

4. 国内外研究

4.1. 国内研究及评述

国内对英语动物复合词的研究主要分为3大类,分别是翻译、文化、认知。最早有关英语动物复合词的研究是翻译。仲掌生最早罗列并归纳英语动物词的表达形式内容[29],喻云根也指出“动物词”的含义和来源,在仲掌生的基础上,深入细化了动物词的构成方式[8],陈建芳克服了翻译过程中所面临的承载喻义、语义和语义色彩不一致的难题[17],这为研究语义语境与动物词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英汉动物词的文化内涵研究之后成为国内语言学的热点议题,其发展脉络呈现出从现象归纳到理论

深化的演进特征。张琪率先采用对比语言学方法,系统分析中英动物词的文化附加义差异[10],为后续跨文化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廖光蓉通过大规模语料统计研究英语动物词的多义性是由于英语的文化传统性[9],揭示了语言变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于红、张宗久等学者则聚焦具体词例,通过对比“dog”“peacock”等词的语义转化路径,论证了文化传统差异对隐喻延伸方向的制约作用[30][31]。此类研究体现了不同文化对同一动物的价值评判差异。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国内学者对英语复合词进行了语义认知转化的研究,为动物复合词的语义转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李海霞、施春宏、王寅&李弘等发现,动物命名的文化是人体具身的认知结果[19][20][32]。丰国欣、林正军、王文斌等深入分析英语复合词的语义及认知构建,指出复合词的语义转化是概念整合的结果,但未涉及动物群体中的整合[5][14][33]。陈建生&马雯、陈晦、徐正考&张烨、周树军等对该现象的语用认知据展开探究,认为其本质是认知域之间的关联性投射,而语境构成了这一转化过程不可或缺的触发条件[6][28][34][35]。此类研究为动物复合词语义转化机制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但是 Hermanson 对“人是动物”的认知视角研究中,认为动物隐喻的投射机制存在共性,但英语动物复合词的语义转化更依赖形态构词规则的约束[11],这一特异性尚未被国内研究充分关注。

尽管国内研究在动物词的文化体系构建上已趋成熟,如通过动物喻体表征人物外貌、品质、行为特征,或阐释具有民族特色的处世哲学,然而在复合词内部隐喻、转喻机制的分析方面仍显不足。相较于 Benczes 等人对英语复合词(如“chicken hawk”“acid-head”)的研究[24],国内学者对语义转化的认知解释多停留在隐喻、转喻的泛化层面,较少结合 Fauconnier & Turner 的概念整合理论, Talmy 图式等的研究。对修饰语隐喻、中心词转喻等具体路径的激活尚显笼统,较少对复合词内部语义互动关系的微观考察。这种研究差距,提示未来需在继续深化文化隐喻系统研究的同时,强化复合词构词语义机制的分析,以呈现从宏观文化阐释到微观认知机制研究的双向拓展,推动动物复合词研究向更纵深的理论创新发展。

4.2. 国外研究及评述

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国外学者主要聚焦英语复合词的形态结构与语义关系。Bloomfield 提出复合词的语义是构成词素语义的组合与扩展[36],将复合词分为句法复合词与非句法复合词。这一分类界定了复合词是否具有语义转化:前者无明显语义转化,后者则实现了从动物特征到人类状态的语义转化。Mark Turner, Quirk, Richard Sproat 以及 Ten Hacken, P.等从构型角度将复合词分为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等多种类型。认为复合词的意义并不是其构成因子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新概念的生成过程,并且探讨了构成词素的语义关系(如限定、修饰、同位)[18][37]-[39]。这类研究又为动物复合词的构型分类与语义关系分析提供了框架,但未能解释语义转化的认知动因。Ray Jackendoff 以概念语义学(Conceptual Semantics, CS)为框架,系统性解答了“英语名词——名词复合词(N_1N_2)的意义如何从成分意义生成”这一核心难题,突破传统“组合性原则”的桎梏,提出“语义层面的生成系统主导意义构建,句法仅提供极简框架”的核心主张[40],为复合词语义层面研究建立了分析范式,这为研究动物复合词的语义奠定了基础。

认知语言学兴起后,国外学者开始从认知机制角度解构复合词的语义转化。Bell Melanie, Bruno Callebaut 和 Hermanson, A.等学者描述了动物复合词的隐喻现象[11][41][42]。Lakoff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进一步为动物复合词的语义转化提供了跨域投射解释,“动物是人”“动物是事物”的概念隐喻实现动物特征向人类行为、抽象概念的转化[43]。例如“fox-like”(狐狸似的→狡猾的)遵循“动物特征→人类品性”的隐喻投射;“bee line”(蜜蜂飞行路线→直线)遵循“动物行为→事物特征”的隐喻投射。Eric A. Harmanson 等学者验证 Lakoff “概念隐喻理论”在祖鲁语动物词中的层级结构、映射逻辑及文化特异性和适用性[11]。这一理论与 Talmy 的图式系统形成互补,共同揭示了语义转化的认知基础。Talmy 在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中提出,复合词的语义构建源于人类的概念结构系统,构型结构、力动态、注意力等图式系统主导语义的组织与转化[22] [23]。例如,“snake fence”(蛇形栅栏)的语义转化依赖构型结构图式,将蛇的“蜿蜒形态”投射到栅栏的形状;“bull-headed”(顽固的)的语义转化依赖力动态图式,将公牛的“抵触力”投射到人类的“固执性格”。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基于 Talmy 的框架系统开展词汇层面的研究。Tyler & Evans 研究 Talmy 的介词卫星语[44], Kuperman 等通过词汇实验,验证了 Talmy 理论对复合词语义加工的解释力,发现掌握力动态、构型结构等图式的学习者,能更快理解动物复合词的语义转化[45]。例如,理解英语动物复合词如“bookworm”(书呆子)中,“book”作为路径(捕食对象),“worm”(捕捉者)作为方式时,掌握构型结构图式的学习者能更快将虫的“啃食”投射到人类的“移动方式”。

国外研究在英语动物复合词及语义转化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也存在其优势与不足。国外研究依托 Talmy 的概念结构系统,用实验验证以词为单位的组合规律,除此之外国外研究注重认知理论构建,也注重分析跨语言的语言特征,形成了“理论创新-实证验证-跨语言应用”。Talmy 的理论虽适用于动物复合词,但基于该理论对这一范畴的分析较少。现有研究虽从文化等视角多关注语义转化的结果(如从动物特征到人类品性的转化),而对转化的动态过程(如概念域投射的步骤、图式系统的激活顺序)探讨较少。例如,对于“bee-in-busy”(忙碌的)的语义转化,仅指出是隐喻投射,对于是先激活力动态图式(蜜蜂的“持续劳作力”)还是注意力图式(聚焦蜜蜂的“劳作状态”)这一类的激活路径。

总之, Talmy 理论自 1985 年提出以来,已历经四十余年学术沉淀,但其新的研究仍在不断涌现。国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较多,大多以印欧语言为研究对象。国内汉语学界往往更多强调汉语的语言民族性,但在汉语相关问题的研究中也提供了众多启示,如汉语的语言类型研究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人类认知层面存在普遍共性,这种共性必然塑造着对事件、经验的共同概念化路径,同时也蕴含着不同语言间可能共享的概念映射逻辑。

5. 结论

英语动物复合名词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对动物相关语义的形象化投射和认知整合,这一特性使其语义转化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而 Talmy 六要素理论为解析英语动物复合词语义转化提供了系统性认知框架,其“图形-背景-动作-路径-方式-原因”的互动逻辑揭示了语言编码背后的认知机制,在国内外研究中展现出强劲的解释力。然而,现有研究在语义转化的动态过程探索方面仍存在显著提升空间。(一)国内研究多停留在隐喻、转喻的泛化层面,充分结合概念整合理论、Talmy 系统等分析工具实现语言特征的研究较少;(二)国外研究虽对英语复合词进行了认知解释,但针对动物复合词这一特定范畴的分析仍显不足,较少针对动物复合词的语料库实证。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化六要素的互动逻辑系统,根据 Talmy 六要素理论可以深化英语动物复合词在语义转化中,各部分要素的动态权重分配与词义的认知路径激活顺序。通过构建专项语料库并运用计量语言学方法,也可试图更精确地验证理论假设,明确语义转化的动态过程,如概念域投射的具体步骤与图式系统的路径顺序。

参考文献

- [1] 李福印. Leonard Talmy 的语言哲学思想[J]. 中国外语, 2015, 12(6): 41-47.
- [2] 王寅. 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体认语义学刍议[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2, 44(5): 14-25.
- [3] 王寅. 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体认语义学刍议(之二)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31(1): 44-52.
- [4] 王寅. Talmy 认知语义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体认语义学刍议(之三) [J]. 外语导刊, 2025, 48(1): 1-9.

- [5] 王文斌. 英语复合词的内在句法、语义及认知构建[J]. 外语学刊, 2005(2): 40-43.
- [6] 陈建生, 马雯. 英语复合词语义构式的可分析性探索[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22(1): 49-52.
- [7] 陈建芳. 论英语动物词的语义特征与翻译[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21): 82-84.
- [8] 喻云根. 英文动物词的比较与翻译[J]. 外语研究, 1992, 33(3): 55-64.
- [9] 廖光蓉. 英汉文化动物词对比[J]. 外国语, 2000(5): 17-26.
- [10] 张琪. 中英同一动物词的文化差异[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2(2): 85-86.
- [11] Hermanson, E.A. and du Plessis, J.A. (1997)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People Are Animals" in Zulu.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17, 49-56. <https://doi.org/10.1080/02572117.1997.10587161>
- [12] 李勇方, 贾德江. 泛化英语专有名词意义的认知研究[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0(2): 86-88.
- [13] 雷玉兰. 英语专有名词普通化的认知阐释[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1): 94-100.
- [14] 林正军. 构建英语复合词的认知理据[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 124-128.
- [15] 石辉香. 基于 CELEX 语料库的英语形名复合词认知语义研究[J]. 英语广场, 2024(28): 51-55.
- [16] 吴敏聪, 毛智慧. 汉英“基本颜色词 + 名词”动物类复合词的命名理据[J]. 现代语文, 2015(11): 118-120.
- [17] 王志娟. 英语复合词中的经验隐喻[J]. 外语学刊, 2019(2): 43-49.
- [18] Tunner, M. and Fauconnier, G. (1995)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Formal Expression.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 183-204.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1003_3
- [19] 施春宏. 从动物的命名谈起[J]. 文化长廊, 2002(3): 24-25.
- [20] 王寅, 李弘.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J]. 外语学刊, 2004(2): 1-6.
- [21] 李福印. 认知语义学卷II: 概念构建的类型和过程[M]. 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22]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The MIT.
- [23]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The MIT.
- [24] Benczes, R. (2006)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al Noun-Noun Combination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hcp.19>
- [25] Lieber, R. and Štekauer, P. (200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ou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6] 周先武. 英语复合词的语义角色: 基于框架的考察[J].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0, 23(5): 37-42.
- [27] 余清萍, 田筱润. 中国学习者英语复合词词素的一语激活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1): 46-54.
- [28] 徐正考, 张焯. 一种特殊结构的动物复合名词[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7(3): 70-75.
- [29] 仲掌生. 英语动物词及其修辞作用[J]. 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0(5): 24-28.
- [30] 于红. 英语动物词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08(1): 166-170.
- [31] 张宗久. 英汉文化动物词语的内涵差异对比分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40(5): 156-159.
- [32] 李海霞. 汉语对动物命名取象的优先规律[J]. 语言学研究, 2000, 10(12): 67-70.
- [33] 丰国欣. 复合词语义生成研究述评[J]. 双语教育研究, 2015, 2(4): 59-67.
- [34] 陈晦. 英文植物命名中的动物隐喻现象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5, 23(4): 1-5.
- [35] 周树军. 专有名词普通化的语用认知理据探究[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8(1): 86-89.
- [36]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 [37]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and Svartvik, J.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 [38] Sproat, R. (1992) *Morphology and Computation*. The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4775.001.0001>
- [39] Ten Hacken, P. (2016) *The Semantics of Compou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0] Jackendoff, R. (2016) *The Semantics of Compou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1] Bell, M. (2008) Réka Benczes, *Creative Compounding in English: The Semantics of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al Noun-Noun Combinations (Human Cognitive Processing 19)*.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Pp. Xvi + 206.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549-552. <https://doi.org/10.1017/s1360674308002773>
- [42] Callebaut, B. (1990) Transfer and Prototypicality in Animal and Plant Names.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 75-86. <https://doi.org/10.1075/bjl.5.05cal>

- [43] Lakoff, G. and Johnsen, M. (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44] Tyler, A. and Evans, V. (2003)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Preposi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517>
- [45] Kuperman, V., Schreuder, R., Bertram, R. and Baayen, R.H. (2009) Reading Polymorphemic Dutch Compounds: Toward a Multiple Route Model of Lex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5**, 876-895. <https://doi.org/10.1037/a0013484>